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ZHONGGUOXIANDAXIAOSHUOJINGDIANWENKU



mu shi ying

穆时英

读名家名作 品名家心声

文库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ZHONGGUOXIANDAIXIAOSHUOJINGDIANWENKU



mu shi ying

穆时英

读名家名作 品名家心声

文库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. 穆时英/黄勇主编. —汕头:
汕头大学出版社.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658 - 0602 - 5

I. ①中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8743 号

穆时英

总 策 划 赵 坚

主 编 黄 勇

责任编辑 胡开祥

责任技编 姚健燕

装帧设计 袁 野

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
邮 编 515063

电 话 0754 - 82903126
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05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249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58 - 0602 - 5

• 发行: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: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:510075

电话:020 - 37613848 传真:020 - 37637050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前言

穆时英（1912—1940），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。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。幼年时随家移居上海，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。192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并于次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《咱们的世界》。1933年前后，穆时英在政治上趋于堕落，参加了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。其间出版了四部小说集：《南北集》、《公墓》、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、《圣处女的感情》。抗战爆发后，到香港任《星岛日报》编辑。1939年返沪，相继在汉奸主持的《国民新闻》、《文汇报》等报社供职。1940年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死，终年28岁。关于他的死，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因做汉奸而被处死，也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双重特务的牺牲品，未成定论。

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“中国新感觉派圣手”，他也是中国现代“都市文学”的先驱者，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。他的作品大都描绘二三十年代大上海畸形病态的社会生活，但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，其作品的内容风格可以明确地分为两个不同时期。早期作品在一定程度仍表现了下层人的“草莽”生活，揭示了社会上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。作品中的人物充满了原生态的野性，有着反叛的精神，如在《黑旋风》、《南北极》等作品中都表现出积极反抗的进步倾向。与此相适应，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着明显的悖反高雅的粗俗化趋向。随着30年代社会矛盾的激变与作者政治立场的逐步反动，穆时英的生活与艺术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蜕变。在《上海的狐步舞》、《黑牡丹》等作品中所描绘的都市百态，虽不能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制约下的金钱社会无所暴露，但作者却着意追索消极的病态和两性心理的纠葛，由此作品中也笼罩着一层畸形的伤感。作者无法在都市的旋流中提取出本质的矛盾冲突，只能在社会的动荡中感觉到错杂纷乱的人生表象。舞厅、妓女、狐步舞充塞作者的感官；焦躁、颓废、变态被奉为生活中的真与美。同时，穆时英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

采取了快节奏，跳跃式的描写，通过感觉、印象、心理分析甚至意识流来表达他对生活的主观感受，这理应被视为“新感觉派”对新小说形式的有益的探索与尝试。

本书收录了穆时英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目，从中读者可以了解作者创作思想的全部脉络，会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穆时英作品的价值产生积极意义。

目 录

黑旋风	1
咱们的世界	10
南北极	19
手 指	39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	42
油 布	64
田舍风景	75
CRAVEN “A”	84
公 墓	96
偷面包的面包师	110
断了条胳膊的人	118
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	133
莲花落	150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	154
夜	170
上海的狐步舞（一个断片）	176
黑牡丹	184
圣处女的感情	191
某夫人	196
玲 子	201
骆驼·尼采主义者与女人	205
烟	209
贫士日记	214

黑旋风

汪国勋！这姓名多漂亮，多响！

他是我们的老大哥。《水浒传》里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，他都说得出；据他自己说，小时候曾给父亲逼着读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但他的父亲一死，他所读的也给他一起带进棺材去了。他把武松钦佩到了极点，常对我们说：“真是个男儿汉！不爱钱，不贪色，又有义气！”

他孝极了他的母亲，真听她的话。他到处学武松，专打不平。我们中谁不爱护他？他真够朋友！赵家渡里那一个不知道汪大哥？但他也有坏处，他就爱女人，爱极了那个牛奶棚老板的女儿，她是在丝厂里当摇车的。汪大哥和她是从小在一块儿玩大的。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儿，你知道，我是不贪色的，但我也觉得她可爱。

我们厂里的放工时候比她的厂早半个钟头。我们放了工，总坐在五角场那儿茶馆里喝着茶等她。五角场可真够玩儿的。人家把我们的镇叫做小上海，五角场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。中间是一片草地，那儿的玩意儿多着哪，有卖解的，瞧西洋镜的；菜馆的对面是影戏院；电车，公共汽车绕着草地驶；到处挤满了人力车，偷空还来两辆汽车，脚踏车；到了三点钟，简直是挤不开的人了，工厂里的工人，走的，坐小车的，成群结队的来，镇末那大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出来溜圈儿，瞧热闹。大学校里的学生，和我们真有点儿两样。他们里边穿中装的也有，穿西装的也有，但脚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，走起路来，又威武，又神气，可真有意思；他们的眼光真好，我就佩服他们这一件本领，成千成百的女工里边，那个俏，那个村，他们一眼就瞧出来，一点儿也不会错。

话说得太远了。我们抽着烟，喝着茶，凑着热闹，听着旁人嘴里的新闻，可真够乐儿哪。镇上的新闻真多，这月里顶哄动人的是黄家阿英嫁给学生的。阿英，也是镇上的美人儿哪。谁不想吃天鹅肉？后来她和学生勾搭上了，

谁不议论她？谁不说她不要脸的？你知道，我们镇上的人，除了几月因纸店，谁不恨学生？学生真是不讲理的，跑出来时，横行直冲，谁也不让。你要冒犯了他，高兴时就瞪你一眼，不高兴时，那还了得，非把你逼到河边去不成。你知道，我们的镇一边是店家，一边是河，河里小船上的江北妇人可真下流，把双臭小脚冲着你，那可要不得。

话又说岔了！我们在茶馆里等着，牛奶西施远远的来了，我们就对汪大哥说牛奶西施来了。他就一个箭步穿出去，凭他这一副好身材，跳跳纵纵的冲开人丛去接她。噯，那可妙着哩。你知道他们俩怎么样，一辈子也不会给你猜着的！牛奶西施对汪大哥一笑，汪大哥一声不响，接过了饭篮，拔步就走。你想，这可不是妙极了！可是，你别当他们不讲话，背了人就说不完哩。当下，我们就悄悄跟着。一路上，沿河那边儿都是做买卖的货摊儿；靠右手那边是店家。在顺泰那儿拐了弯，走过戴春林就冷落了，他们就讲起话来。那可有意思啦。你只不声不响地听着他们，晚上准得做梦的。等他们到了芥克番菜馆。你知道芥克，我们镇上只有这么一家番菜馆，他们到了那儿，牛奶西施就拐进对面那个小胡同里，汪大哥直挺挺地站着，瞧她进了家门。你别以为汪大哥单爱女人，不爱兄弟们哪。汪大哥爱极了牛奶西施，也爱极了我们。等牛奶西施走进了家门，就跟我们有说有笑的一块儿回家。噯，我要是没底下那家伙的，我也愿意嫁给汪大哥，可真有意思，他比学生们强得多啦。你别瞧他挺着脖子，腆着胸脯，见了女人，头也不歪，眼也不斜，他要一见牛奶西施，就金刚化佛，软了下来。他老盘算着几时挽人去说亲，几时下定，几时担盘，几时过门。他老对我们说“我娶了小玉儿，（他老叫牛奶西施小玉儿的，你知道，她的名字是方雅玉），我们一块儿到山东梁山泊去乐我们的，谁要坐了汽车来我们那儿，他妈的，给他个透明窟窿！”他顶恨汽车。五角场茶馆那儿不是有个摆摊儿卖水果的王老儿吗？那天，也是放工时，我们在喝茶，蓦地来了辆汽车把王老儿的水果摊给撞翻了——喝，越来越没理数儿了！你猜巡警怎么样？他不叫坐汽车的赔钱，反而过来把王老儿骂了一顿，说不该挡汽车的路。你说，这不气死人吗？还有一天，恰巧下雨，满街的泥水，汪大哥和牛奶西施在拣着没积水的地方走，后面一辆汽车赶来了，你想，这么滑的路，一不留神，也得来个元宝翻身，还能慌手慌脚吗？他妈的，他那里管得你这么多，飞似的冲过来，牛奶西施慌了，往旁一躲，一交跌在水里。把汪大哥气的什么似的。可是有什么用？汽车一溜烟似的擦了过去，溅了汪大哥一衣服的泥水。妈的，汽车里那个花花公子，还看着笑！你说，叫汪大哥怎不恨极了汽车？

话又说回来了，大学校对面不是有座大花园吗？你化十个铜子到那儿去坐一下午，包你十二分的舒齐。朋友，你要有空时，我劝你，那儿得去逛回儿，反正一步就到，又化不了多少钱。汪大哥每礼拜六总去的，陪着牛奶西施。

喝，那时候汪大哥可漂亮啦，黑哗叽的大褂子，黄皮鞋，白袜，小玉儿也打扮得女学生似的，就是没穿高跟鞋。他俩只差一个头，活像两口儿，真要羡慕杀你呢。走罢了出来，在芥克里边吃点儿东西，就到影戏院瞧电影去。噯？你别以为他们在黑暗里干不正的勾当啊！汪大哥可不是像你那么油头滑脑的小白脸儿，你见了他，就知道他是规矩人。咱们每天过活，坐茶馆，抽纸烟，瞧热闹，听新闻，只一心盼望汪大哥娶了小玉儿，好到山东去上梁山泊，招兵买马，造起“忠义堂”来，多结交几个赤胆忠心的好男儿汉，替天行道，杀尽贪官污吏，赶走洋鬼子——他妈的，洋鬼子，在中国耀武扬威，不干了他们，也枉为英雄好汉了！

我不是说过学生们真瞧不上眼吗？他们就放不过好看些的女人，他妈的，牛奶西施竟给他们看上了。噯，朋友，你耐心点儿听呵？下文多着哪，让我慢慢儿地讲。是这么一回事。

有一天，我们在茶馆里喝茶，不知是谁提起了上梁山，说还少一个公孙胜。智多星，你知道的，那个矮子老陈，你别瞧他人矮，心却细着呢，看他，小小的蛤蟆眼儿，满肚子良计奇谋，谁赛得过他——他说，那个卖卦的峨嵋山人，真灵，简直灵极了，说不定还会呼风唤雨，移山倒海，全套儿神仙的本领都有的，这公孙胜是请定的了。我们刚说着，汪大哥霍地站了起来，原来小玉儿来了；妈的，四个学生跟着她。噯？我说起学生就气愤；那里是学生，叫畜生倒配着多呢！靠老子有几个臭钱，不好好儿念书，倒来作他妈的孽。小玉儿真不错，头也不回，尽自走她的。到了我们面前，我看她脸也白了，气也急了。妈的，四个男子赶一个女孩儿家，好不要脸。我狠狠地瞪他们，换了别人，我就给他个锅贴；他们却给我个不理睬，像犯不上跟我较量似的。妈的，瞧不起我？你有钱，神气不到我的身上。狗眼瞧人低！等着，看老子的，总有这么一天，汪大哥带了兄弟们给逼上了梁山，坐起虎皮椅，点我带十万大兵来打上海，老子不宰了你的。汪大哥倒没理会。第二天，我留着神，他们没来，这颗心才放下了。我想，饶是牛奶西施有数儿，心里明白，这么捱下去，总不是道儿：我催汪大哥早些娶了压寨夫人，咱们也好动身了，现在是四月，到了山东整顿一番，该是七月了，秋高气爽，正好办我们的大事，汪大哥也说好，就挽人说媒，那边也答应了。真的，我们那天晚上，整夜的睡不着呢。可是，妈的，学生又来了。还是那四个。那天恰巧厂里发工钱，我们正在茶馆里抽“美丽牌”。我说，“美丽牌”真不够味儿，两支抵不上“金鼠牌”一支：听说学生们抽“白锡包”，要四毛钱一包，那天他们没抽，在外边吃水果，我们等着，他们也等着，就站在茶馆外的阶沿上。妈的，那样儿还不是在等小玉儿。你瞧，他们老看着影戏院顶上那个大钟。里边有一个说：“我知道，她准是六点半来，现在只是六点二十分呢。”还有一个——妈的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

说：“她那小模样儿真可爱！虽则不十分好看，可真有意思，知道有人跟着，急急忙忙，又害怕，又害羞，——阿，真不错，你说对吗？可是伴她回家的稍长大汉，那个又粗又陋的，不知道是她的谁。”妈的，我讨厌极了。汪大哥又粗又陋？谁像你那么涂雪花膏，司丹康，相公似的？别臭美了！别瞧我一脸大麻子，要也像你那么打扮起来，还不是个小白脸儿？我故意过去，咳的一声，像要吐痰似的，叫他们让开些儿别惹我嫌。他眼珠儿一翻，正眼也不觑你一下。我真气极了，但也没法，只得把口痰缩了回去。我走回去，闷闷地坐着，心里想，回头老子打到上海，看你再大爷气。

那天汪大哥给小玉儿在戴春林买了双丝袜，小玉儿喜欢得什么似的，跑出来时，那几个相公还等在门口，妈的，还想勾搭女孩儿家，给我当兔子倒不错哩。汪大哥和小玉儿拐进了小胡同，转几个弯溜了，他们也跟进去，哈，那可痛快啦，他们摸不着出路，在里边儿绕圈儿，妈的，我理他呢，走我的。到了家里，觉得有点儿冷，也没在意，谁知道到了明天早晨，竟起不来了，火天火地的发烧。古话真不错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好汉单怕病魔缠；接连几天，昏天黑地的躺在床上，穿山虎似的汉子，竟给生生的磨倒了。过了几天——大概是四天吧，拚命三郎来望我，我也没让他坐。他说：“哈，黑旋风，饶你这一副铜皮铁骨，也只剩得一双乌溜溜的眼儿，不怪小玉儿会跟学生们眉来眼去哩。”

“什么话，”我跳了起来。“汪大哥瞎了眼吗？”妈的，我支持不住，又倒了下去。

“好个急性儿，话没完就跳了起来！——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”我当时愤火中烧，要没有病在身上，早窜出去，宰了那阎婆惜。他妈的小玉儿，汪大哥待她这么好，她敢这么起来。

“汪大哥没知道这回事，他到邹家桥去了，有点儿小事得过几天才回——”

“喂，你了当点儿讲，行吗？这么件大事，支支吾吾的没结没完，他妈的。你再这么说下去，我没病也得闷出来。”

“这几天，学生们每天来等着小玉儿，昨天，汪大哥走了，学生们拿桔子皮扔她。你知道她怎么样？嘻，他妈的！她回头对他们一笑；一个穿西装，瘦长条儿的，眯着眼儿，哈着背儿赶上去和她并肩走。她只低着头，好像很高兴似的。我想上去，还有三个挡住了我，我往左，他们也往左，往右，也跟着往右，又不能冲上去，谁知道小玉儿跟那学生讲什么呢——”

“反了！这还了得！”我挣扎着起来，走不上两步，妈的，腿一软，就坐在地上，真气人，两条腿不是我的了！谁不知道我旋风似的两条腿，妈的，竟这么不中用。

“别性急，汪大哥还蒙在鼓里，我们要是杀了小玉儿，你知道，她是他的性命，万一他不信我们的话，反起脸来，大家没意思。我说，还是等他回了再讲。”

我想这话也不错，但小玉儿那狐精可太不识抬举了，不给她尝点味儿，还成世界吗？那天我们商量了一下午，还是没法儿，非得等汪大哥回来才成。这可把我闷死了。汪大哥，他老不来；我的病也好了，又是三碗一餐的吃得牛似的。可是，妈的，还是生病，没病又得受气。我第一天高高兴兴的放工回来，走过王老儿那儿，他拦住了我，劈头就是混帐话，他说：“黑旋风，你汪大哥给人家沾了光了，你不知道吗，牛奶西施给一个瘦长条子的学生勾上手哩，你还没事人似的。我老了不中用，要还像你那么水牛似的时，早就一脚踢倒那学生，一拳干了牛奶西施啦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我已火冒头顶，虽则明知道他没撒谎，可是不该当着众人出汪大哥的丑。谁没听见这话？我手起一掌，给他个锅贴，叫他半天喘不上气，一面骂道：“你妈的王八羔子！汪大哥响巴巴的脚色，会着了人家的道儿吗！小玉儿不是你的娘，一把子年纪，不去躺棺材，倒打扮的老妖怪似的出来迷人。咱黑旋风看你没多久活了，才给你瞧个脸儿，你妈的老蚰蜒，小船不宜重载，吃了饭没事做，来替汪大哥造故事吗？痨病鬼似的，也禁不得咱一拳，竟敢不知自量，来太岁头上动土！老忘八——”我转过身向劝打架的人们道：“诸位老乡，不是我欺他，这老蚰蜒，今天无事生非，本该要他老命的，看诸位面上，饶他一次，下回——”

“我好意对你说，你怎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我老头儿拚不过你，是男儿汉别挑没用的欺。”

“你妈的老蚰蜒，活得不耐烦了吗——”

“谁没瞧见，牛奶西施今天跟一个学生坐十路公共汽车到上海去？有本领的等他回来揍他——”

“你妈的老王八羔子，咱今天不揍断你的老骨，也枉为黑旋风了！瞧我的！”我跳上去提起拳就捶，却给劝打架的拦住了。

“好，好！鸡不与狗斗，咱不与你斗。我走！我让你！”老头儿嘴虽强，心里却怯，回身就走。

我回头一想，有点儿后悔起来，我这么年青力强的汉子，不该欺老头儿。可是，管他呢，打也打了，有什么法子。走我的。恰巧兄弟们也来了，智多星把我扯进了茶馆，我就对他们说：“真是的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小玉儿这么没良心。竟上了那瘦长条子的学生的手了！你们说，这事怎么办？石秀说，等汪大哥回来再说——”喂，还有哪，王老儿说今天小玉儿跟学生一同到上海去了……妈的，依我的性儿，早就宰了她，那不要脸的小淫妇，阎婆惜。学

生不过干了几个臭钱，有什么希罕的；谁知道他的来路是不是清白的，他妈的，也许他老于是贪官污吏，打百姓那儿刮来的呢……什么？阿？小玉儿不做工了吗？念书去了？哼！他妈的，还有王法吗？咱黑旋风不宰了她，也不再活在世上了！”

“早没事，晚没事，偏偏小玉儿出了岔子，汪大哥有事下乡去了，叫咱们睁着眼替他受气。他还蒙在鼓里，喂！”拚命三郎说。

“你刚才不是说小玉儿跟学生到上海去了吗？我们且坐在这儿等她，看她有什么脸见我们。”智多星说。

好啦！究竟是智多星，他的法子别人是想不到的。等她妈的阎婆惜来了，我就上去拦住她。跟她评评理，看她怎么样。她要明白理数儿的，我黑旋风就饶了她；她要不知好歹，先给她顿下马威，等汪大哥回了，再叫她知道咱们是不是好欺的。当下，我两只眼瞪得圆圆的单留神着公共汽车站那儿。

那时，真热闹极了，人从四面八方的涌来，到了五角场的中央，简直瞧得头晕——一堆一堆，一排一排，一个一个的你握着我，我挤着你。你瞧，长个儿的中间夹着小个儿的，小个儿的后边儿钉着女正，他妈的，这么多的人，百忙里还钻出个江北小孩儿来。好像要挤在一块儿成个饽饽儿似的，也不知怎么股劲儿没挤上。我正看得眼花，公共汽车吧吧的从角上钻了出来，吱的在草场前停下。我赶紧留着神看，可是他妈的，黄包车排阵似的攒在公共汽车的后边儿，江北人把跳下来的坐客挡得一个也看不见。他妈的，江北人真下流，不要脸的。五角场里，有的往东，有的往西，有的往南，有的往北，穿龙灯似的，擦过来，挨过去，一不留神，你踹了我的足尖，我踏了你的后跟，你碰坏了她的髻儿，她撞了他一个满怀。你知道，在那儿找人是不容易的，我又没生就的神眼，怎么找得着。公共汽车里的人也空了，我找来找去找不着小玉儿。我不由气起来，他妈的，智多星说，也许她不是这辆车来的。我只得等着。你猜她什么时候才来？喂！他妈的，在上海看影戏！我知道上海的影戏院得五点半才散；她到六点半才来，我整整地等于她一个钟头。已上了灯，她来了。哼，妈的，我不认识哩。穿着高跟鞋，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穿上的，叫我穿了就得一步三交。还有呢，雪白的真丝袜，我认识，这还是汪大哥的，妈的，她有了丝袜就爱汪大哥，见了高跟鞋就跟学生——女人真不成东西，简直可以买的。我一见了她，就跳出去，迎上去拦住她，气虎虎的骂她：“你？不要脸的——阎婆惜！迷上了一个学生，也值得这么神气吗？别臭美了！老子就瞧不起你！汪大哥有什么亏待你的？你——妈的，你竟敢给畜生骗了去？啊？”

“喂？说话放清楚点儿，”那个畜生神气十足的——呸，老子怕你？

“你生眼儿吗？老子要跟你讲话，那真辱没了我哩。……喂，小玉儿，咱今天非得和你评评理。你当汪大哥没在这儿，就能让你无法无天吗？还有我黑

旋风啦；给我少做点儿梦吧。今天你不还我个理数儿——哼，瞧我的！”

“喂，你这人真是！我干你什么事，要你这么气虎虎的。你的汪大哥又不是我的爹，他管得了我？哼，算了吧。”哈，他妈的，装得那娇模样儿。

“嘻！回家找你爹卖俏去，咱可用不着你。咱顶天立地的男儿汉，不是畜生，不会看上你这狐媚子的。”

“放屁，什么话！你今天挑着了我来欺，是吗？我没空儿来跟你争理数儿。让我走！”

“喂，你这家伙，拦住了一个女孩儿家打算怎么样？Ladyfirst！你知道吗？快让开。”

“妈的，假洋鬼子，别打你的鬼活了，老子没理你。我就不让，不让定了，看你怎么样。”

不要脸的，叫巡警了。我不怕他，我也不怕巡警，可是我怕坐牢监，你知道，坐了牢监是不准到外边儿来玩的，这可不闷死我。英雄不吃眼前亏，我只得走开，看他们俩这个傍着那个，蹬蹬督督的走去。嘻，我竟会哭了。汪大哥一世英雄，却叫小玉儿给算计去哩！喝！可是，咱是男儿汉；等着瞧吧，瞧黑旋风的。当下我抹干了眼泪，到茶馆里叫了弟兄们回去。只等汪大哥回来了。汪大哥直到礼拜六才回来。咱差点儿要上邹家桥找他去了。我瞧见了，开心的什么似的，我黑旋风得出闷气了，我也不等他开口，立刻把小玉儿的事全说给他听，一心盘算着他听了，一跳三丈高，就和我去宰了她，叫了兄弟们一起走他妈的，把峨嵋山人也清了去。谁知道，他反说：“你们别合伙儿的骗我，你们以为小玉儿碍了上梁山的日期，想骗我扔了她吗？嘻，我没那么傻！我顶知道小玉儿的，她决不会负我，我信得过她。你瞧，我这么的，还会给人家占了便宜去吗？嘻！”

我给他气得一个字也说不出。你说，这不气人吗？拼命三郎说的真对，我们要早点儿干了小玉儿，汪大哥这脸是反定了的。我也不跟他争，我知道今天小玉儿又要到上海去的。我捉住了奸夫淫妇给他看，瞧他还有什么话说。

那天五点钟我和兄弟们伴着他在茶馆等。有许多人见汪大哥回来了，知道这事闹大了；学生不是好惹，汪大哥也不是好欺的，都赶来瞧把戏。这回，五角场可热闹啦！大家都等着瞧宋江杀阎婆惜，在角儿上站着等。我也揷上了袖管儿，预备帮场。可是，妈的，智多星那矮子又说伤气话了，他说：“他们打算宰小玉儿吗？嘻，你想，天下事没这么容易哪。你知道，学生们是不讲理的，他们有汽车，撞翻了水果摊，巡警还骂王老儿活该。他们有钱，可以造洋房。风火墙，大铁门，不是现成的山海关吗？你有力气，有血性，只能造草棚，一把火，值什么的？他们买得起高跟鞋儿，汪大哥只能买丝袜；他们抽白锡包，汪大哥只能抽金鼠牌；他们穿绸的缎的，我们穿蓝布大褂；他们的脸涂

白玉霜，我们的脸涂煤灰；他们的头发擦司丹康，我们擦轧司林；他们读书，我们做工……你是男儿汉，小玉儿可希罕你的？你知道，这年头儿，小白脸儿是希罕的，大洋钿儿是希罕的。汪大哥是小白脸儿吗？汪大哥是有钱的吗？喂！你想！”

他的话倒不错，真是智多星。我方才知女人是要穿丝袜，高跟鞋儿，住洋房，坐汽车，看电影，逛公园，吃大餐的。这一来，谁也没的说了。可是小玉儿就这么放她过去了不成？

“不，不成！我黑旋风不甘心！你们怕学生，放得过小玉儿；我可不怕，我就放不过她。”我捶了一下桌子，嚷着。

话没说完，公共汽车来了；我们九个人，十八支眼儿定定的瞧着。果然，她妈的来了！不要脸的，这么多的人，她竟挽着那学生的臂儿，装得那浪模样。

“汪大哥，你瞧！还有什么说的。”

“啊！”他怔住了，只一个箭步跳了出去，拦住了他们。“小玉儿！”

日里没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不吃惊：这话倒不错的。小玉儿见横觑里来了汪大哥，给吓得一呆。瞧热闹的全围上来瞧热闹。我分开了密密的人走进去，兄弟们也跟了进来；我乐极了，我说：“小玉儿你今天怎么说，汪大哥回来了。”

“小玉儿！我那儿亏待了你？他不过有几个臭钱！我怎么供养着你来的？你竟——啊，不要脸的！”

她妈的正眼也不瞧一下汪大哥，拔脚想走了。

“不成！”我拦住他们。“汪大哥，你是男儿汉，这脸儿撕得下吗？你不打，我要打啦！我黑旋风是天不怕，地不怕的，给巡警抓了去，顶多脑袋上吃一枪，反正再过一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。”

好！汪大哥真是好汉！他提起了斗大的拳头，向小玉儿喝道：“小玉儿，咱汪国勋活了二十多年，没吃过人家的亏，今天也饶不了你！”

那畜生挺身出来，想拦住汪大哥。

“来得好！”我碰的一拳，正打在他的鼻梁上，他痛的蹲了下去。我提起又是一腿，把他踢倒了，回过头来看汪大哥，只见他提着拳怔住了。小玉儿站在他面前，哭着，妈的，迷住了汪大哥。我赶过去，一把扯开了汪大哥，只一拳，小玉儿倒了下去。看的人都嚷闹出人命来了。巡警也来了，一把抓住我的胸襟。

“妈的，无法无天的囚徒！你打人？”他给我两个耳刮子。我只一挣，挣脱了，提起手想打，背上着一下；又来了一个巡警，捉住我的两条胳膊。

“妈的，走！”

这牢监坐定了！我就再提起一脚踢在小玉儿的腰眼上，只见汪大哥怔在一旁。妈的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：真是的！

“汪大哥，我没要紧的，你们快去，到了山东，再来——”我话没说完，巡警把我推走了，我只听得汪大哥在后边喊：“老牛……老牛……”

我给捉到局里，差点儿给打个半死，整整地坐了三月牢，到今天才给放出来。一打听，知道汪大哥已带了兄弟们走了，到这儿来一看，果然，峨嵋山人也不在了。可是奸夫淫妇没死，还活着呢。我本想再去找他们的，后来一想，英雄不吃眼前亏，到了山东再说——你说，是吗？你别瞧我杀人不眨眼，我也有点儿小精细哩。好，我要走了。回头我带兵来打上海时，说不定……哼……

一九二九，九，二四

咱们的世界

先生，既然你这么关心咱们穷人，我就跟你说开了吧。咱们的事你不用管，咱们自己能管，咱们自有咱们自家儿的世界。

不说别的就拿我来讲吧。哈哈，先生，咱们谈了半天，你还没知道我的姓名呢！打开窗子说亮话，不瞒你，我坐不改名行不隐姓，就是有名的海盗李二爷。自幼儿我也念过几年书，在学校里拿稳的头三名，谁不说我有出息，是个好孩子。可是念书只有富人才念得起，木匠的儿子只会做木匠——先生，你知道，穷人一辈子是穷人，怎么也不能多钱的，钱都给富人拿去啦！我的祖父是打铁度日的，父亲是木匠，传到我，也只是个穷人。念书也要钱，你功课好吗，学校里可管不了你这许多，没钱就不能让你白念。那年我拿不出钱，就叫学校给撵出来啦。祸不单行。老天就爱磨折咱们穷人：就是那年，我还只十三岁，我的爸和妈全害急病死啦。阿！死得真冤枉！没钱，请不起医生，只得睁着眼瞧他老人家躺在床上，肚子痛的只打滚。不上两天，我的妈死了，我的爸也活不成了。他跟我说，好孩子，别哭；男儿汉不能哭的。我以后就从没哭过，从没要别人可怜过——可怜，我那样的男儿汉能要别人可怜吗？他又叫我记着，我们一家都是害在钱的手里的，我大了得替他老人家报仇。他话还没完，人可不中用啦。喔，先生，你瞧，我的妈和爸就是这么死的！医生就替有钱人看病，喝，咱们没钱的是牛马，死了不算一回事，多死一个也好少点儿麻烦！先生，我从那时起就恨极了钱，恨极了有钱人。

以后我就跟着舅父卖报过活。每天早上跟着他在街上一劲儿嚷：“申报，新闻报，民国日报，时事新报，晶报，金刚钻报……”一边喊一边偷闲瞧画报里的美人儿；有人来跟我买报，我一手递报给他，心里边儿就骂他。下午就在街上溜圈儿，舅父也不管我。阿，那时我可真爱街上铺子里摆着的糖呀，小手枪呀，小汽车呀，蛋糕呀，可是，想买，没钱，想偷，又怕那高个儿的大巡

捕；没法儿，只得在外边站着瞧。看人家穿得花蝴蝶似的跑来，大把儿的抓来吃，大把儿的拿出钱来买，可真气不过。我就和别的穷孩子们合群打仗的跟他寻错缝子，故意过去拦住他，不让走，趁势儿顺手牵羊抓摸点儿东西吃。直等他拦不住受冤屈，真的急了，撇了酥儿啦，才放他走——阿，真快意哪！有时咱们躲在胡同里边儿拿石子扔汽车。咱们恨极了汽车！妈的，好好儿的在街上走，汽车就猛狐丁的赶来也不问你来不来得及让，反正撞死了穷孩子，就算辗死条狗！就是让得快，也得挨一声，“狗入的没娘崽！”

我就这么这儿跑到那儿，那儿跑到这儿，野马似的逛到了二十岁，结识了老蒋，就是他带我去跑海走黑道儿的。他是我们的“二当家”——你不明白了哇，“二当家”就是二头领：你猜我怎么认识他的？嘻，真够乐的！那天我在那儿等电车，有一位拉车的拉着空车跑过，见我在站着等，就对我说：“朋友，坐我的车哇，我不要你给钱。”

“怎么可以白坐你的车？”

“空车不能穿南京路；要绕远道儿走，准赶不上交班，咱们都是穷人，彼此沾点儿光，你帮我交班，我帮你回去，不好吗？”

“成！”我就坐了上去。

他把我拉了一程，就放下来。我跳下来刚想拔步走，他却扯住我要钱。他妈的，讹老李的钱，那小子可真活得不耐烦哩！我刚想打他，老蒋来了，他劝住了我们，给了那小子几个钱，说：“都是自家兄弟，有话好说，别伤了情面，叫有钱的笑话。”

我看这小子慷慨，就跟他谈开了，越谈越投机，就此做了好朋友。那时，我已长成这么条好汉啦。两条铁也似的胳膊，一身好骨架！认识我的谁不夸一声：“好家伙，成的。”可是，不知怎么的，像我那么的顶天立地男儿汉也会爱起女人来啦，见了女人就像蚊子见血似的。我不十分爱像我们那么穷的女人，妈的，一双手又粗又大，一张大嘴，两条粗眉，一对鲇鱼脚，走起道儿来一撇一撇的，再搭着生得干巴巴，丑巴怪似的——我真不明白她们会不是男人假装的！我顶爱那种穿着小高跟儿皮鞋的；铄亮的丝袜子，怪合式的旗袍，那么红润的嘴，那么蓬松的发，嫩脸蛋子像挤得出水来似的，是那种娘儿。那才是女人哇！我老跟在她们后边走，尽跟着，瞧着她们的背影——阿，我真想咬她们一口呢！可是，那种娘儿就爱穿西装的小子。他妈的，老是两口儿在一起！我真想捏死他呢！他不过多几个钱，有什么强似我的？

有一天我跟老蒋在先施公司门口溜跬，我一不留神，践在一个小子脚上。我一眼瞧见他穿了西装就不高兴，再搭着还有个小狐媚子站在他身旁，臂儿挽着臂儿的，我就存心跟他闹一下，冲着他一瞪眼。妈的，那小子也冲着我一瞪眼，开口就没好话：“走路生不生眼儿吗？”他要客气点儿，说一声对不起，